



一个进修生和
两个女间谍

马中毅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一个进修生和两个女间谍

马中毅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曲月胜

一个进修生和两个女间谍

马中毅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石岘造纸厂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189千字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08-542-0/I·144

印数：1—32,110册 定价：3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翔实的笔法、通俗的语言，真实地再现了海外间谍机关相互勾结，对我留学生等出国人员实施策反计划。为了达到罪恶目的，他们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圈套，甚至使用“春衾里那火热而柔软的胴体”为媒介的性谍报术，使本书主人公避坑落阱，防不胜防。含泪举起了颤抖的手，在敌人的旗帜下宣誓……

当女间谍真的爱上了她的猎物——我国一名研究高能物理的进修生时，一场爱与恨的纠葛，策反与反策反的较量，渗透与反渗透的搏斗同时展开了……

恨悠悠，情绵绵。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一个留学生的人生磨难。逼真的心理刻画，细腻哀婉的情节拓展，诉说着人生的哲理，掀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弦。

第一章 雨夜

1987年春。日本。

东京，这座古老而又神秘的城市被琳琅满目、形体各异的广告牌、霓虹灯装点得五颜六色，光怪陆离，就像一座走不完的彩色迷宫。

下了整整一天的大雨，黄昏时分，变得细雨霏霏了。那宽阔的街道就像屏幕一样倒映着高高的楼群和变幻莫测的霓虹灯。一辆辆飞驰的汽车从这“屏幕”上掠过，使倒影时隐时现，扑朔迷离，空中的雨点像七彩珍珠飘飘洒洒坠落在地上。

小雨蒙蒙的天空十分昏暗，大小汽车都开着大灯行驶。那车灯射出的光，在带水路面的映照下，像两个移动的火舌喷向地心；又像倒置的双感叹号，感叹着现代世界的……

夜幕降临了，都市的夜生活开始了。

突然，从路灯暗淡的小巷里，钻出一辆白色“尼桑”牌豪华轿车，径直向银座方向驶去。20分钟后，这辆车停在一座西班牙式的古老建筑前。开车人从轿车里钻出来。他高大的个子；瘦瘦的身材，穿着日式风衣，戴着日本今春最流行的礼帽。帽沿拉的很低。他看看大门旁挂着的一块3英尺见方的铜牌，上面分别用日文和英文写着“华人新闻社”，然后急匆匆地向楼内走去。

灯光暗淡的走廊里，沉闷的脚步声在回荡。高个子在一个房门前停住脚。有门铃不按，而是用手“咚、咚、咚”敲了3下。门开了，里面出来一个矮个子男人。两个人只是相互看了一眼，没有任何对话便一同向走廊深处走去。

矮个子打开门，带着高个子进入密室。密室的灯光也不亮。矮个子走到电脑旁按一下电键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位中国男子在实验室工作的图像。

矮个子指着屏幕上的图像亢奋地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只见屏幕上的中年男子约有30多岁，体态颀长，足有一米八的身高。仪表潇洒，面容端庄，浓眉下的大眼睛有些内凹。黑亮的头发微卷蓬松，颇有学者风度。

“噢，长得挺帅，不像大陆人。”高个子边说边坐在沙发上。

“地道的大陆货。”矮个子眯着高个子，得意地继续说道：“还是个农民仔……”

高个子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要知道他的全部情况。”

矮个子没有说话，只是走到另一部电脑旁按了一下电键，顿时蓝色屏幕上显示出一行行白字。同时电脑打字机不断地跳动，把字打下来：

“陈飞，男，38岁，大陆113研究所副研究员。家有老母，一妻一子。非中共党员。吸烟，酒量中，性格开朗。重感情……”高个子边看边拿出七星牌香烟递给矮个子一支，自己也点燃一支。他吐出一个烟圈问道：“他对政治？”

“他平时不问政治，但据内线报告，当他看到这里市长竞选时曾经说过，‘外国的竞选可以少出官僚主义’。可见他对大陆怀有某种不满情绪。”

“噢……”高个子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打字机停了。矮个子走过去撕下打字纸，递给高个子。高个子伸手去接打字纸，眼睛却不肯移开监视器的屏幕。

监视器屏幕上：不同肤色的人工作着，自鸣报时钟传出悦耳的乐曲。有的人起身说了句“OK”，便脱下工作服。这时一位中国姑娘也起身，把一张纸送到陈飞面前说：“您求我算的数据出来了。”

陈飞马上抬起头：“谢谢您，梦小姐。”说着接过数据。

“不客气，有事尽管说好了，我的课题不紧。”梦小姐边说边向更衣间走去。

高个子睁大眼睛问道：“这个女人是谁？好像不是大陆来的！”

“怎么，看一眼就迷上了？她叫梦娇，听说是一位华侨富商的独生女，做不可及，可别打她的主意啊……”

高个子不好意思地：“您说哪儿去了。”

屏幕上：梦娇从更衣间出来，与穿工作服的她判若两人。她20多岁，身材苗条，端庄典雅，气度非凡，美而不艳，长得十分出色。身着乳白色连衣裙，肉色长筒袜，白色高跟鞋，一举一动都显示出是一个名门闺秀。

梦娇看见陈飞仍在工作，便打招呼：“陈先生，又加夜班？”

陈飞转过头微笑地说：“我想今晚拿出数据，您慢走。”

“谢谢！”梦娇带着微笑告辞了陈飞。

矮个子关闭了监视器。

高个子急忙问道：“就这些？”

“白哲老弟，你这就外行了！”矮个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：“要想打开锁，有一把对路的钥匙就足够了。这个人在你的管区里，怎么样？”

白哲吸着烟，没有马上回答，踌躇片刻才说道：“严记者，我想提醒你，问问方老板有何见教。”

严记者恶狠狠地：“哼，他要是再顶着不干，那我就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觉得有些失言，于是换个口气说：“你说的很对，我已经同方老板约好了，一会儿去见他，你就放心地去干吧。”他停了一会儿，又补充一句：“要马上行动！”

“组长，我听你的，不过……”白哲用右手拇指和食指作个圆圈给严记者看。

严记者会意地：“经费，好吧。”他转身从柜里取出记帐卡递过去，但马上又收回来了：“先说说你想怎么干？”白哲满有信心并傲气十足地说：“不用说，老办法……”

严记者打断白哲的话说：“不，这次要玩点绝活才行！”

白哲伸手抓过记帐卡高兴地说：“组长，放心吧。我自有高招！晚安。”

严记者应了一声：“晚安。”随手关了灯。

原来“华人新闻社”是代号NTS间谍组织驻东京间谍站若干个掩护机构中的一个。这里的间谍专门以记者身份跻身于社会各个角落，从事谍报活动。刚才这个矮个子就是这个据点的负责人。他在日本登陆证上的名字叫严振声。他个子虽矮，却体态匀称，长着大而有神的眼睛，年方40就有些秃顶，显得机警干练，很有资历。他的嗅觉像苍蝇一样灵敏，以采访新闻为名到处奔波，搜集情报和猎取进攻对象。他送走了白哲，回到了自己的写字间里，却心神不宁，烦

燥和不安。他最头痛的就是见他的顶头上司：NTS驻东京 间谍站站长方志雄，代号方老板。白皙的提醒，点到了他的痛处，使他不得不下决心硬着头皮，去找方老板。尽管严振声曾几次越过方老板向总部直接报告重要情报，可是现在他还不想同这位老资格的站长分道扬镳，因为还有几分旧情牵着他的心……

决心已定，他走出大楼，冒着小雨奔向自己的轿车。

严振声开车来到装饰豪华的古董店门前。古董店虽然陈设着贵重文物，但规模并不大。一楼是对外营业的店堂，二楼是方老板的工作间，三楼、四楼便是那些不得而知的“鬼屋”了。一楼的人是不能踏上一步的。

严振声按了三下伪装在钢笔内的红外线发射器，叫开了带报警装置的店门，来到了方老板的房间。

方老板6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偏瘦的面容带了几分严峻。此时，他正在宽大的写字台前看着严振声送来的报告。严振声却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，不时地环视一下室内的陈设。他觉得一个多月没来，室内有些变化。仔细一看，发现写字台对面的墙上增添了一个横幅，上面是郑板桥的墨迹：“难得糊涂”。

片刻，方老板摘下花镜，缓缓地说：“这就是陈飞的全部情况？”

严振声点着头说：“是，站长。我跟踪搜集一个多月呢，没错。”

方老板慢慢地站起来，不断踱步。良久才在严振声的对面停下来，吸了一口烟，缓缓说道：“振声啊……”

严振声没等方老板继续往下说，便急忙答应：“有，

站长指示。”

“这里只有你我，不必那么客套。你坐下，咱们慢慢地谈。”

“站长，您答应我的请求啦！？”

“振声，我不是不让你搞，我是说……”

严振声怕方老板说出不让搞的话来，急忙插了一句：“胆小难得将军做……”

方老板打断严振声的话：“咳，反正你我也不是外人，我就明说了吧。虽然最高当局制定了策反大陆留学生、进修生和访问学者的‘攻三生’计划。但是，我们是搞大陆政治、经济为主的情报组织，陈飞对我们不合适，还是稳着点，看看形势发展再说……”

严振声听得不耐烦了，抢着说：“我们只能听上峰的，‘攻三生’计划，几个组织都在执行，管他是干什么的，搞过来一个就可以证明我们不是过时的废料……”

方老板听出严振声话里有话，猛然抬起头：“等你当了站长的时候再来教训我……”

方老板愠怒的神态，使严振声打了个冷战。他暗想，再呆下去是没有好处的。于是他打个立正：“请站长原谅，小的告辞了。”说完匆匆离开了方老板的房间。

白哲离开了华人新闻社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找他的女友——上野酒吧的歌女艾丽斯，她是编外色情间谍。

他吹着口哨，把车开向陈飞所在的实验室，按照严振声提供的情况，这时陈飞还在工作。白哲虽然也是这所学府里的弟子，但是学府太大了，他对陈飞和研究所的实验室都是陌生的。

当白哲来到实验室窗前，果然这位刚刚认识的同类人正在那里忙得目不斜视……

白哲看到这位虔诚的科学信徒的身影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不知这口气是不是鳄鱼扑食前流出的眼泪，总之，他感到长叹一口气身上就舒服些。凭他的经验，陈飞可是个“肥仔”，如果把他搞过来，那就有大把的银子可捞了。

白哲入这个行当3年多了，还没遇上这样理想的策反对象。7年前，他从新加坡来这里，读物理专业。可是偏偏喜欢上了那些花花绿绿酒吧女、应招女郎。回回考试不及格，3年的学业，4年还没有读完一半，气得父亲大打出手，扬言要断绝经济供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被严记者“采访”了。于是，他成了永远不毕业的留学生。专以留学生身份接洽大陆留学生、进修生和访问学者。干这行，不但有固定经济收入，还可以贪污点活动经费。搞过来一个还会得到一笔可观的奖赏。而且职业神秘，神经够刺激，对于他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只是主管道德的那根神经，常给他传递一点焦虑和不快。可是，一见到钱，那根神经也就麻木了，而且越来越麻木。今晚，他有点亢奋，因为开车回来的路上，他似乎勾勒出了策反陈飞的战略方案。推开自己卧室的房门，他打算洗个澡，好好地睡上一觉。明天就……刚想到这儿，放在床头的电话铃一阵作响，给他吓了一跳。他猜测这一定是艾丽斯打来的电话。今晚他实在不需要她来，可是他越听这电话铃声越比每天的响，就像艾丽斯带着俊俏而又愠怒的脸从电话机里跳出来。

白哲下意识地走到电话机前，犹犹豫豫地抓起电话，线

出他白天才会有的学者声调：“我是白哲，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3号，久违了白先生！”电话里传出了男中音。

白哲听到“3号”两个字，不由得身上颤抖了一下，马上换副笑脸应道：“您好，您好……”

“我想麻烦您马上到兰井桑拿中心来一趟。”

白哲听后不知所措，支支吾吾地：“这……”

“怎么，需要我去接你吗？……”电话音有些柔中带刚。

“不，不……，马上就到。”白哲放下电话，拿出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，半年前的一个场面浮现在他的脑海。一天晚上，他用严振声给的经费结识了一位丰姿绰约的应招女郎。在回公寓的路上，被一辆轿车挡住了去路。从车上跳下两个人，不由分说地把白哲从车里拉出来，拳打脚踢，边打嘴里边喊着：“你敢抢走我们的女人……”正在这时，一辆摩托车经过这里，白哲连连呼救，骑摩托车的人仗义相救。用他那柔道术和中国武术混杂的招术，不消几个回合，便把那两个人打得逃之夭夭了。白哲感恩不尽，又是鞠躬，又是讨问尊姓大名。那个人幽默地说：“我的摩托车牌号的尾数是3，你就叫我3号吧。我们都是华人，总有见面的机会。”白哲掏出名片，递给那个人，随后便是一连串的礼节。那个人还了礼，骑着摩托车消失在夜幕里。

白哲心想，半年后他找我干什么呢？看他的拳脚像黑道人物，可是那举止风度却分明是个有教养的军人……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又不敢怠慢，便立刻离开了房间。

桑拿浴里酿成的一个又一个桃色故事，使用这个一系列现代方法洗浴之后，女人给男人或男人给女人按摩的场所，

成了性活动场所的代名词。可是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里也是间谍理想的栖息地。兰井桑拿中心就是代号PD间谍组织的一个据点。

白哲虽然不知道“兰井”是间谍据点，但是他对这种地方并不陌生。当他出现在兰井桑拿中心门口时，“3号”已经在那里等候了。

“我们站长要见您。”3号还是那样有教养，更显现出军人风度。

白哲惊奇地问道：“恕我冒昧，我想知道您是……？”

“和你一样！”回答更加简略，只是把“您”变成了“你”。

白哲倒吸一口凉气，连退3步，若不是靠在那个有裸体女人剪影的广告牌上，非摔倒了不可。他心里不断咕嘟着：

“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……我是碰见鬼了，还是在做梦……”他用指尖掐了一下大腿，确认这是现实。

“白先生请里面谈吧。”3号礼貌地作出了让客姿态。白哲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已无法判断这眼前的一切，只好强装笑脸走进桑拿中心。这里的桑拿浴都是单间。3号和白哲在一个单间里谈了将近一刻钟。当3号领着白哲走进另一个单间的时候，白哲惊恐的脸上换成了笑容。

这是一间装饰得更为豪华的房间，里面灯光柔和，只见一个按摩女郎手扶着天花板上锃亮的电镀扶杆，两只涂着红趾甲的脚踩在一个男的臀部，有节奏地上下左右地踏着。那男人赤着上身，臀部盖着一块毛巾，趴在专用的桑拿床上。桑拿床的前端有一个窟窿，正好把脸放在里面，免得鼻子顶在床面上。床的两侧还各有一个缺口，使胳膊自然地垂

在床的下面。

白哲走进来，被3号让在旁边的竹椅上，然后毕恭毕敬地对床上男人低声说道：“站长，他来了。”

“贵宾侍候……”床上的男人命令道。

“是。”3号端来了在超级市场也买不到的带咖啡咽的饮料和人头马牌名酒。

“白先生，老夫请你来的用意，3号已经和你谈了吧，怎么样，愿意合作吗？”被按摩的男人发出了低沉的话音，脸还是在那窟窿里。

白哲虽然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脸，从这声音和裸露的肌肤看，此人非同一般。他来不及细想，应声道：“只是……”下面的话没有选好词，只好拖了个长腔。此时的白哲不像刚来时那么紧张了。他已意识到这伙人无非是想收买自己。为了把自己卖个高价钱，他换卑微为自信，表现出白天才有的学者风度。

床上的男人又开腔了：“不必为难，我只需要方老板和震振声策反陈飞的行动方案。”这声音显得干净利落，不像自称“老夫”的人发出来的。

单线联系、情报传递过程不见人、隔级交谈不露面容，这是现代谍报教材中的基本要求。白哲心想，真是个大人物，用这种方式和我谈话，只露身不露脸，真是计高一筹。白哲不想马上回答“行”还是“不行”，而是急于想得知使他惊奇的问题：“那么说您的人已经贴上去了？”此言一出，白哲就觉得不太得体，因为这不像老特工说的话。

床上的男人并没有不快的反应，只是岔开话题，用长者的口气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特工人员，我十分珍惜

与你合作，请你来就是想说明这一点。”

“站长如此看重，”白哲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我愿意以筹划。”

床上的男人高兴地：“我绝不为难你，只要把策反陈飞的行动提前向我报告一下，甚为足矣！”

白哲听后心里暗想，好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先是要行动方案，看我答应了，又进一步控制我的行动。于是他顺水推舟：“我尽力而为……”

床上男人高声喊：“来人……”3号应声进来。

床上男人带着被推拿的颤音说：“给白先生发薪。”3号将手中一迭钞票递给白哲。

白哲被这意外之财弄懵了：“这……”

床上男人说：“这是活动经费，如果白先生不介意，你的名字已列入我站发薪名册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……”

白哲兴奋地接过钞票。手神经告诉他这比严振声给的钱多了许多，于是马上换了口气说道：“请站长放心，鄙人愿效犬马之劳。”

“请白先生记住，我的代号是‘教授’。”床上的男人刚说到这儿，放在按摩床下面的电话铃响了，打断了他发布命令似的口音。

白哲马上感到拿了人家的钱，身子忽然矮了半截。刚才还是谈判的对手，现在是被使役的小卒。

床上的男人刚想用垂下来的手去按电键，因为脸部所在的窟窿就有打电话的功能。但是，他又把触到电键的手缩了回来。

白哲见此，知道自己该是离开的时候了，于是他起身。

躬说：“教授，鄙人告辞了！”

“送客。”

“是。”3号同白哲离开了房间。

床上的男人轻轻按了一下电键，同时问了一句：“哪位？”

电话里传出了清晰的声音：“米司特钟，您好！我是理查德。”

听到理查德三个字，床上的男人不由得抬了一下头，大概是想坐起来。但是他马上又恢复了原态。因为这个按摩女郎是新招来的“燕子”，钟开雅只是体验一下她的按摩手法，还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面容。刚才是由别的“燕子”按摩，途中才把她叫来的。钟开雅用另只手示意女郎停止按摩，按摩女郎是受过训练的，她马上明白了这电话里可能谈她不应该知道的机密，于是马上走出这个房间。钟开雅起身抓起电话，背对着门口，同时换了一副腔调：“原来是老师驾到，多有怠慢，请加以原谅！”

为什么钟站长如此谦卑，不再像刚才同白哲讲话那样了呢？原来，理查德是钟站长接受西方间谍训练时的教官。直到现在，他们的人还是由这个间谍组织训练。两个间谍组织之间订有：人员训练、统一行动、情报交换、成果共享的协议。但实际上是PD间谍组织受这个西方大国间谍组织的指挥和控制。他暗想，多年没联系，不知理查德升迁何职，更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来电话的用意。所以，还是卑微一些好，免得有所得罪。

此时，理查德正在自己的太空式别墅里给钟站长打电话。他50多岁，身材魁梧，褐色头发大卷如波，蓝色眼睛藏在深陷的眼眶里，炯炯有光。他手握镀金的仿古电话，哈

哈哈大笑：“开雅君，要原谅的是我不是你。你来这里供职我很高兴，我们会配合得很好……很好！”

如果理查德不是长着蓝眼睛，黄头发，这地道的汉语会被人们定为炎黄的后裔呢。

钟开雅明白了。他当年的教官不过和他一样是个驻东京站的站长，只不过先于自己到达这里任职罢了。于是钟开雅的拘紧之态也就消失了。他直接了当问了一句：“阁下亲自打电话来，有何赐教？”

“我发现了一块金子，上等的好金子。”

“需要合作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目标是谁？”

“大陆113国防研究所来这里进修的陈飞，耳东陈，飞起来的飞。”

钟开雅哈哈大笑：“理查德阁下，您迟了一步啊，我的人早已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理查德打断钟开雅的话继续说道，“考办法怎么样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我们合作的惯例不会因为你来这里而中断吧？”理查德的话里软中夹硬。

“不会，不会，一定竭诚合作。”钟开雅迟疑一下接着问道，“不过，请问先生对这个人有何高见？”

理查德仍然摆出当年授课时的腔调：“用同类人搞同类人，再加上叔本华的名言‘性爱是人类欲望中的欲望’……”

钟开雅马上恭维道：“先生的谍报理论又有新发展